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六十四至六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陳廷鎮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六十四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六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罷第一表　乞罷第二劄子

乞罷第二表　乞罷第三劄子

乞罷第三表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謝落職依舊宮祠鄂州居住表

賀天申節表 功德疏附

謝移澧州居住表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早間留身奏事嘗具誠懇干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

議論迂闊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蠢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於江湖之濵任以宰揆之職人言紛至睿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黽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銷弭内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復致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禀

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不能防物之
窺伺加以孤危之跡冒處寵據之先趨操既已不同謀
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艱難虛負天下
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有言曰所
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
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
寵榮久妨賢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職事除一宮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

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某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宫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答不允者冒貢悃辭祈歸政柄曲頒温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涕零中謝臣聞明主用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

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尚不勝任其敢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淺淺之學不足以揆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百為冀荅丘山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爰莫助之慨其嘆矣經畧遠圖則以為迂闊廷爭大議則以為擅專屢嘗借筯而謀實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眩之期猶斲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其尸素冒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於山林

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明運之乾健策驥騄之逸足捐樗櫟之散材則能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臣既不虛任天下之責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兹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二劄子

臣適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宫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仰荷天恩第深感涕伏念臣求

自踈遠誤沐眷知事功無毫髮之稱罪戾有丘山之積
自揆力小不足以任重且慮位高必至於疾顛仰無以
副陛下委任之恩俯無以行微臣欲為之志竊自懃懼
求即退休方虞斧鉞之誅廼荷寵光之逮載惟冒昧彌
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憐其孤忠照以睿智察臣非敢
輕為於去就憫臣實有所不得已而然斷自淵衷許從
所請則端揆之地不至於妨賢駑蹇之姿得容於養拙
與時驅策誓極糜捐臣見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

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第二表

臣某言已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批答不允者精意格天能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願明難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於矜從中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道宰相之宅百揆無大於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為急所以蕭何之於

漢必主韓彭有若房喬之於唐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棊峙相望高山大川蟠互交鎖風氣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堂奧可寧機會在於一時功利收於百倍力陳至計幸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傅亮為二帥所建議於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總戎於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畧皆採衆論𠡠徇

私心齋壇既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腹心之間樞庭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紙事同戲劇人為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誤膺國寄既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復何面顏尚叨寵禄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為盖專於保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於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仰荅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三劄子

臣再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後殿起居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仰荷隆恩之厚第深感涕之私臣竊以人主之任人莫大於用舍人臣之事君莫大於進退可則用之否則舍之無所容心者人主之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敢失義者人臣之職也方陛下斷自淵衷力排羣議而用臣必以臣為可以寄天下之安危圖天下之事

業以濟艱難豈特欲臣雷同取容以充位而已哉今者以謀事則迂踈而與衆不諧以薦材則乖忤而為衆不喜譖愬之言既至罪戾之跡日聞求欲協濟蓋亦難矣陛下將焉用之是不若舍之為愈也方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蒙委任之重不自知其淺陋欲盡犬馬之力以圖報稱豈敢辭難苟免為一身之計哉今者指摘之者其發既巧沮抑之者其言益彰辯直解紛之不暇求欲建非常之功於繩墨之外蓋亦難矣與其強顔以妨賢

路是不若退之為愈也伏望皇帝陛下審用舍之權而使臣得全進退之節俾遂所請罷臣宰相職事除一在外宫觀或許守本官致仕使得稍逃官謗養疾丘園保全晚節則臣仰戴陛下天地父母之德捐軀之報其必有時臣見居家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乞罷第三表

臣某言已再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

奉詔書批答不允者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縟禮當
荷尤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凖繩之難合軒墀
將遠涕淚交零中謝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
儒而談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竒殆
將天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為適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
千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畀以機衡被宸章有忠貫金
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四裔之訓恃眷知之有素忽窺
伺而不防凡所施為皆成罪釁其進鋭者其退速物理

固然以譽親者以毀踈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義仰戴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退避於賢路以保全於素心犬馬之戀無窮徒深跼蹐天地之恩難報終誓靡捐謹三奏表陳乞以聞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禄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宫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虞譴責之嚴退即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祕殿清資拜命若驚拊躬增厲中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廣材疎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畫餅不足療飢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詢非常之選代大匠斵已血指而汗顔躡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禄而妨賢不若乞骸而

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審大君操用捨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悲跡遠於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於魏闕

謝落職依舊宫祠鄂州居住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禄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宫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即明

刑天地有容祇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中謝伏念
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躐英俊以登庸
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知特達思
圖報於涓埃謀已闊疎曽莫虞於機穽雖嘗身退尚致
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髪不足數罪慮智有察覆
照無私寛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之善地姑鐫秘職
尚領真祠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充天仁深湯網憐
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危本縁憃直特曲憲章之峻

俾霑饑廪之餘臣敢不循省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煇所臨但傾葵藿之志

賀天申節表　功德疏附

臣某言伏遇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者星虹樞電協帝王震夙之期福海壽山罄臣子歸依之願炯當叨於宰輔將仰被於眷知仰頌光年彌深封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天縱齊聖日躋紹隆烈祖之丕基振起中興之休運誕彌厥月實開長發之祥壽考維祺宜膺天保

之報而臣比緣罪戾拘縶江湖殿陛稱觴莫遂鴛鸞之列雲天在望徒傾葵藿之誠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里社鳴而聖人生允協十齡之運應龍翔而霧雨集咸傾四海之心輒輸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筭皇帝陛下伏願丕圖永固寶歷常新萬壽無疆振中興之大業一人有慶底庶國以咸寧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某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病連年走江湖者萬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中謝伏念臣學不足以為己而欲推之以為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躋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於譴斥乃曲荷於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為燭所賓者慈憐其孤危之蹤處之深避之所

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鳥雀顧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坤肯慕湘纍之狷介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負釁投荒已荷聽還之賜棄瑕錄舊更邀寵秩之頒仰佩恩光益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賦材甚陋造道弗優適當艱難多故之秋誤蒙考詢非常之選進乏扶危持顛之策以為國退無防患寡過之術以保身

屢致顛躋有辜眷遇謫墮江湖之上茫如醉夢之中嶺嶠逾年瘴癘為厲於魅魑海島萬里風濤幾葬於鯨鯢得返中州特緣大霈幸丹書之初削豈舊物之敢期綸綍既行士夫改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建極與物為春乘六龍以御天奉三無以勞世察積毀之銷骨曲賜保全念向隅之可悲每加矜惻致此孱庸之質亦霑甄叙之恩臣敢不澡雪前非激昂晚節山林待盡邈無就日之期畎畝愛君彌切後天之祝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鯨海聽還方棲遲於故里琳宮得請遽叨沐於湛恩拜命若驚撫躬增愧中謝伏念臣斗筲小器章句陋儒當艱難多故之秋有特達非常之遇力薄任重宜自取於顛躋罪大釁深每曲蒙於覆護方且涵泳恩波於大山巉巖之下更獲寅奉仙聖於殊庭真館之間坐縻廩稍之優顔之厚矣顧修香火之報天賓臨之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仁天覆奉三無以勞世舍用何心憫一夫之向隅保全有道致此桑榆之景獲霑陶冶之公臣敢不洗濯前非激昂晚節抱慙養拙未從溝壑之捐就日望雲彌深畎畝之愛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臣某言今月初三日伏覩尚書禮部符四月十五日大行隆祐皇太后崩者棄榮養於東朝頒遺誥於南國凡曰臣子孰不哀摧臣某誠悲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大行

隆祐皇太后毓德明柔秉心淵懿正坤儀於元祐之日復椒房於建中之初荐歷多艱蓋將有待當張楚僭偽之際力主奉迎迨苗劉變逆之秋曲加保佑功在社稷澤被烝黎雖高前古母后之風未孚萬國驩心之奉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徒聞往哲之言以小疾而遽返其真莫曉高穹之理恭惟皇帝陛下性敦仁孝念軫艱虞慎終之典加隆報德之心罔極悵仙遊之浸遠悼慈容之莫追顧少抑於至情以永膺於多福臣限以在遠不獲

躬詣闕庭敬奉表稱慰以聞

梁谿集卷六十四

梁谿集卷六十五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七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辯謗奏狀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粮通融支用奏狀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

成奏狀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司

兼知潭州軍州事填見闕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

至伏念臣过愚鄙拙初無材能當建炎初蒙陛下起於閒廢之中付以機柄之重備位宰司两月餘日曾無毫髮之補負罪已深雖嘗乞身以退人言游至謗議沸騰自取顛隮屢瀕於死仰頼睿明察其無他終始保全卒因宥赦得歸中州繼復職秩竊禄宫祠誠為僥倖伏惟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蒙大恩湔洗前愆棄瑕錄用進職秘殿委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顧臣何者罷庸之餘乃當此選所宜黽勉就職竭盡疲駑以圖報

稱而臣累年以來遭罹憂患深涉瘴癘之鄉疾病交攻氣血衰耗心志不寧動輒驚悸加有重腿足弱之疾行步艱難使當方面之寄深慮處畫顛錯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旨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閒散尋訪醫藥養疴山林異時稍安蒙被驅策不敢辭難誓極糜捐以酬洪造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見寄納福州軍資庫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辯謗奏狀

契勘臣蒙恩除前件差遣起於閒廢之中授以方面之寄仰荷聖德彌深感泣竊緣臣昨於建炎初以罷宰相得請以宫祠歸自後累有言章論列臣輔相無狀措置乖戾等事屢貽譴責罪釁實深不敢自辯今蒙朝廷湔洗録用委以重寄内有所言事件與今來差遣相妨者若不披露肝膽控告君父力賜辯明則臣豈敢安心職事以圖犬馬之報謹具於左

一臣自建炎元年八月内乞罷左僕射職事蒙恩除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船
欲歸常州無錫縣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
道宗下叛兵自秀州作過迤邐由蘇常前來即雇
客舟由大江内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
遇當時臣弟從事郎綸在無錫縣與知縣郁漸商
議說諭叛兵不曾焚毀邑屋臣是時方到鎮江府
初不與知言者乃謂臣遣弟迎賊傾家貲犒設製
緋巾數千頂以與之實為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

住行譖者至引漢棄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臣不勝惶懼殞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宏楊華劉忠奮進韓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數萬少者亦數萬人跨據州縣遞相屠掠自餘盜賊千百為羣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副委使輯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一臣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杜
門循省不見賓客惟修香火之緣讀誦佛書仰祝
睿筭以致臣子拳拳報德之誠至於世故百念灰
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臣資囊士人上書詆訐朝
政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絶
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安軍臣
不勝皇懼殞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廣南四
路當盜賊猖獗民力彫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

相接議論商搉休戚利害而力行之庶幾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右謹具奏聞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謹奏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 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

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迂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祇佩寵光彌增感涕臣某中謝伏念臣一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辯醜詆於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於蛟鰐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至命帥以總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示眷私滌煩以北苑之靈芽損疾以尚方之妙劑寶奩深貯溫詔延敷穆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痾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遭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生明而忠邪自辨道乃久而是非日明故於起廢之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皇慈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烝黎俾知飢渴之解顧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右臣昨於三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差使臣齎到告一

道除臣前件職名差遣臣以疾患未敢祗受牒送福州
軍資庫寄納具奏狀辭免恩命交付差來使臣齎赴行
在投進今月初九日承尚書省劄子四月七日奉聖旨
令入內內侍省差內侍官一員前去敦遣疾速起
發赴任仍宣賜茶藥銀合續於初十日入內內侍省西
頭供奉官于蓋到臣居止降賜傳宣撫問臣仰荷聖恩
不勝惶懼感激之至已力疾祗受告命望闕謝恩訖重
念臣學術空疎智識淺短徒以孤忠誤蒙知遇當陛下

龍飛之初首膺考慎之選迂拙寡與自取顛隮仇怨造謗必欲寘之死地仰賴聖慈洞照誣妄終始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天地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今者又蒙眷奬棄瑕錄用加以秘殿隆名委以數路重寄匪須溫詔禮意便蕃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緣臣積年憂患之餘血氣早衰心志彫耗自去歲以來又感卑濕得腰脚重腿之疾行步艱難深恐總戎討賊撫循疲民措置失宜有誤國事雖仰迫天威不敢不黽勉就職

進退維谷夙夜靡遑伏望聖慈察臣懇悃非敢託疾辭
難避事特降睿旨檢臣前奏許令罷免依舊宮祠追還
成命以安愚分干冒天聽無任戰越之至臣見擇日開
司進發上道迤邐前去建昌軍以來聽候指揮謹錄奏
聞伏候勑旨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右臣契勘祖宗以來所置使名莫重於宣撫多以見任
宰相執政官充使韓琦范仲淹等皆嘗為之近來知樞

密院張浚宣撫陜西四川叅知政事孟庾宣撫福建江西京湖南北路皆見任執政無可議者如臣蒙恩起於閒廢之中使守藩方亦帶四路宣撫之名實為叨冒兼孟庾已充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韓世忠副之朝廷付以重兵委之平殄羣寇今又除臣宣撫荆湖事體重疊實有相妨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樁畱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軍馬辟差州縣官吏

行移措置皆有妨礙兩司既疑於任事朝廷亦難以責成乞自朝廷將兩司職事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庶幾不致誤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據統制官任仕安劄子契勘仕安所統軍馬元有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共為一軍計二千八百餘人承宣撫使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於辛企宗下揀選精銳共成三千人付仕安存留福建路彈壓未曾揀選間蒙宣

撫司就差陳照馬準於南劍州駐劄續於三月初五日

准宣撫司劄子備奉聖旨改差任安帶所部軍馬隨逐

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前去潭州之任其陳照馬準亦是

任安所部之數近承福建路安撫司將陳照馬準下人

兵一千五百人別作一項申乞存留福建朝廷不見此

係任安所部之數已依所乞竊緣陳照馬準下人馬皆

是任安使喚慣熟之人如撥留福建任安所部人兵見

在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軍少不成軍伍今來朝廷

已差申世景下軍馬前來福建近已入境欲乞申明朝廷將陳照馬準下人馬依舊撥還仕安軍中部領隨逐荆湖廣南宣撫使司前去庶得合成一軍討捕盜賊不致誤事尋牒福建路安撫司會問因依據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程邁公文四月初二日準樞密院劄與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劄子據福建路安撫司申奏契勘本路事平之初人情未安生計未備兼建州之民素多兇悍乍得放散歸業未肯甘心隴畝竊慮依前嘯聚乞存

弱馬準陳照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及別無近上統制官彈壓乞别選精鋭一千五百人前來通陳照馬準下人兵共作三千人於上四州軍屯泊右奉聖旨令武功大夫神武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并已差陳照馬準軍馬并聽福建路安撫司節制又准樞密院四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令神武前軍統制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契勘申世景本部止是一千二百餘人竊慮

數少緩急使喚不足右奉聖旨令單德忠帶領本將官兵隨申世景人馬前去福州駐劄權隷申世景下使喚候到本州並聽安撫司節制者

右臣契勘任仕安下元係統領官三員陳照馬準李建共計人兵二千八百餘人合成一軍並是任仕安所部昨降指揮同存留福建路聽安撫司節制分撥任仕安李建在建州駐劄陳照馬準在南劒州駐劄二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除臣荆湖北等路宣撫使就韓世忠下

撥高舉一項人馬八百餘人隨逐前來之任續准尚書省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巳降指揮令李某將帶高舉一行人馬前去潭州之任竊慮韓世忠下闕人使喚奉聖旨以差任仕安將帶所部軍馬隨逐前去其高舉一行依舊聽韓世忠使喚省劄既到之後福建路安撫司却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别作一項陳乞存留福建並不聲說元係任仕安所部軍馬致朝廷不見得前項事因巳依所乞存留其統制官陳照下計七百八十六

人馬凖下計七百一十四人除兩項存留外任仕安并李建共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分撥部伍不行令來朝廷已再差申世景單德忠兩項軍馬約二千餘人前來福建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統領官陳照馬凖下人兵依舊撥還任仕安所部庶幾稍成軍容實係國體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荊湖南

北路宣撫使副孟庾韓世忠總率大軍自溫州起發迤邐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今來新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道路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某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勘會自福州至潭州若由建昌虔吉入衡州前去約三十餘程若由汀道廣南前去須由梅循惠廣端康封梧昭賀等州皆烟瘴深處約九

十餘程實為非便今相度欲自江西建昌虔吉前去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大兵自不相妨兼速至潭州本任可以措置本路職事如朝廷欲令臣先到廣東撫定州縣即由建昌軍虔吉州南安南雄英韶廣等州亦可前去但道路迂遠卒未有到潭州之期又緣英韶循惠等州目今見有盜賊頭項不一萬數浩瀚曹成十數萬人見在連賀等州作過正阻湖南潭州之路臣若取道廣南撫定諸州非得重兵不可以行今來止有撥到任

仕安一項人兵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須候畫一奏

狀内踏逐諸項人兵差到齊足乃可前去伏望聖慈特

賜睿察處分施行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右臣契勘臣所領荆湖宣撫職事與福建江西荆湖宣

撫使司軍馬事體一同所用錢糧理合通融應副不分

彼此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一行軍馬先到江

西并荆湖路分有所逐路州縣錢米並係先次劄刷拘

收若不通融應副支給竊恐臣所經由州縣及到荆湖路軍兵官吏批請及安泊老小州縣無可應副緩急闕絶誤事欲乞朝廷指揮若孟庾韓世忠未班師以前巳剗刷下江西荆湖路諸州縣錢糧聽兩司軍馬通融應副支給班師之後錢糧餘剩及以前朝廷支撥并别路取撥到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餘剩之數並乞椿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免致疊有申奏陳乞紊煩朝廷亦恐往復遅緩不能及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處分施

行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成

奏狀

右臣據荆湖南路提刑司桂陽監申曹成一項賊馬約有可戰兵三萬餘人别有占巢打食人約六萬餘人占據道州半年有餘於今年三月内已離道州侵犯廣南賀州又據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權知潭州兼權湖南路安撫總官岳飛申已將帶所部軍馬統率吳全韓京

吳錫等兵前去道州措置曹成契勘臣蒙恩除荆湖廣
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
節制所有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見在本路並合聽
臣節制除已劄下岳飛統率逐項軍馬疾速前去道賀
州以來措置捕及差使臣齎送朝廷降到勑牓黃旗
金字牌等付岳飛軍中令相度事勢如曹成有改過自
新聽伏招納之意即差曉事文武官各一員齎前件旗
牓等前去說諭禍福開示大信特與招納揀選精銳强

壯人結成隊伍分隸諸將聽候使喚不堪披帶可以執役之人刺填諸州廂軍老弱病患及不願充軍之人給與公據放散内有係西北無業可歸之人並分撥諸州居住將係官荒廢户絶田土量度給與耕種務必得所如不伏招納依前作過即會合廣西安撫司措置掩殺亦已劄下廣西安撫司照應施行竊緣曹成一項人馬萬數浩瀚岳飛等兵人數不敵非得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差兵將前去恊力招捕竊慮淹延為二廣之患

緣賀州係廣南西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江西
荊湖宣撫司令不拘路分差兵將前去會合招捕施行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右臣蒙恩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節文
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
契勘岳飛一項軍馬八千餘人元在洪州駐劄聽江西
安撫大使節制朝廷近差權潭州見將帶本部軍馬在
湖南道州措置曹成依近降聖旨指揮合聽臣節制韓

京一項軍馬一千餘人元在衡州駐劄吳錫一項軍馬一千五百餘人元在郴州駐劄並聽湖南安撫使司節制見帶所部軍馬隨逐岳飛前去道州吳全一項軍馬八百餘人亦係自江西隨岳飛前去道州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逐官知委外竊緣荆湖兩路係東南上流目今盜賊頭項衆多内曹成一項賊馬已侵犯廣南東西路連賀等州非壓以重兵勢難招捕將來盜賊平定之後亦須屯駐軍馬控扼要害之地庶幾强敵不敢窺

覦今來逐頃軍馬雖合聽臣節制竊慮它司陳乞得旨
臨時難以占留有誤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不許諸
處抽差今臣得以專一拊循訓練緩急之際可以倚仗
不致闕誤

梁谿集卷六十五

梁谿集卷六十六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八

具荊湖南北路巳見利害奏狀

乞留程昌禹依舊知鼎州奏狀

乞措置捕招虔州鹽賊奏狀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具荆湖南北路巳見利害奏狀

今具荆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拊循歸業之民經營控禦措置錢糧巳見利害下項

一准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闗荆湖南路馬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潭州李宏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見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江潭州瀏

陽界出沒作過胡元興三千餘人見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見在郴連界上荆湖北路楊華約一萬餘人雷進約八千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境去處千百為羣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為用而遽欲以恩意姑息懐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臨以重兵理當聽

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日見在潭州視諸處頭
項頗為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
忠一項人馬號白氊笠即日見在岳鄂潭衮諸處
界上屯泊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新嘗於旗
上有永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為桀黠猖獗數
州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知所懲創
胡元奭一項已為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項
已為鼎州帥臣程昌㝢遣兵逼逐出境未知所向

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逐項賊火招納討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慘酷尤甚屢招屢叛所至一人為梗靡有噍類即日見已起離道州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弱深慮乘虛遠引為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齎朝廷所降勑榜黃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許之自新如聽伏招納即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所刼掠及老不堪披帶人經所

屬給據放散外其實堪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
聽宣撫司使喚具首領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
撥隷諸將下隨材録用不堪撥帶出戰尚堪執役
之人合刺充廂軍分隷諸州其揀退老弱不堪執
役之人給公據放散如係東北人無業可歸合就
近分送州縣居住將天荒户絶抛棄轉徙逃亡係
官田土措置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恤得所
昔東晉朝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蓋流

人與土著盜賊不同放散則無所歸又須結集為盜合籍州縣官用心循拊自當復為良民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揮其李宏一項元隷馬友今已將帶一行人馬擅住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納依舊作過即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為期如此則荆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聖旨指揮令相度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明若自廣南前去即荆湖事無由

措置深慮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作朝廷
行下付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密切措置施行
一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初遭鍾相
孔彥舟作過還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宏劉忠
劉超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踐搔擾民不聊生湖
南潭衡全邵道永郴桂陽湖北岳鄂鼎澧并屬縣
等例皆殘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土荒蕪財用
匱乏將來盜賊平定之後若不極意招集料理使

之歸業開闢耕鑿以望歲豐則破殘州縣卒未就
緒欲乞朝廷特降勑榜曉諭應歸業之民委實曾
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
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
數目支給候將來成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
起發上供錢絹銀等委是無從而出特與權免一
次撿踏田土支散錢糧官吏奉行不得滅裂搔擾
重寘於法務令實惠及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

意所在契勘荆湖土地沃衍最為出產穀米財物去處止緣累年盜賊失於措置遂至凋敝朝廷稍寬目前之急不惜賑貸之費假以年歲間漸次復舊國用何患不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施行

一荆湖之地緜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為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

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使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還行在臣晝一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滿萬人若到本路兼得岳飛吴全韓京吴錫等兵方能僅及二萬之數分屯布係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及伏望聖慈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畧別行申請

一契勘荆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來

養贍官吏軍馬振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壁器仗之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去處朝廷欲以二廣經理荊湖固為得策然廣南素號瘠薄求穀不多財用窶之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尤覺困匱借使竭力刻刷所有幾何今又盜賊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那移應副近准尚書省劄子許於吉州権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梧年歲間非於江西鄰近湖南

州郡權宜應副決不能有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令於筠袁虔吉等州應副米十萬石於轉運司及
吉州樁管務應副銀五萬兩錢十萬貫接續支使
庶幾不致闕誤右謹錄奏聞伏望勅旨
乞存留陳昌禹依舊知鼎州奏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
同奉聖旨荊湖東西路依舊為荊湖南北路逐路州軍
除分鎮縣餘並依舊制內湖南依舊潭州置帥李某兼

本路安撫使餘依已降指揮湖北於鄂州置帥劉洪道
除徽猷閣直學士差知鄂州充荆湖北路安撫使程昌
禹罷湖西安撫其所管軍馬盡數交割與劉洪道訖發
來赴闕臣契勘荆湖北路為鍾相孔彦舟劉超雷進楊
華等盜賊連年殘破殺戮官吏所餘無幾除辰沅靖州
係深入溪峒州軍外惟鼎州昨帶湖西路安撫使係右
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禹在任二年措置討捕楊么楊
華鍾相餘黨殺敗劉超逼逐出境招納彭筠六千餘人

一方粗定頗見宣力今來有指揮罷赴行在雖遠方不知事因詢之衆論以謂昌禹在鼎州實有功效别擇守臣未必能知首尾或致誤事兼契勘荆湖北路安撫司移就鄂州其鼎州舊帶鈐轄如劉洪道知鄂州充湖北路安撫使程昌禹知鼎州充湖北路兵馬鈐轄聽受節制自不相妨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且令昌禹依舊在任如已差官亦乞别降指揮施行

乞措置招捕虔州鹽賊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
李某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
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又依禀聖旨行
下廣東州軍勘會見今盜賊數目屯泊作過去處措置
招捕外訪聞廣東盜賊一項犯南雄英韶等州一項犯
循梅惠等州動以萬計殘破諸縣殺害平民皆是虔州
諸縣平時般販私鹽之人其初千百為羣入廣東界擄
掠牛畜財物之類巡尉弓兵不切用心捉殺使之厚有

所得而歸復為平民虔州守令亦不誰何累歲如此浸淫不制今年遂至有萬餘衆入南雄英韶者圍郡城刼岑水場而去入循惠者破龍川長樂興寧河源博羅等縣直抵循惠城下至今猶未復歸巢穴原其所以致此皆由州縣弛慢之故今若欲鋤其本根須就虔州措置掃蕩巢穴誅其首惡乃可懲艾臣見具奏申明經由道路如蒙朝廷依臣畫一內所乞踏逐數項兵七八千人可以由廣東前去即乞許臣到虔州官吏兵將並聽臣節制應錢可以施設方畧

治其本源下流自然無患如合聖意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掐捕曹成奏狀

據廣東東路安撫使林遹四月空日劄子節文契勘曹成賊馬三月二十九日自道州侵犯臨賀遣兵四出見乜兩路要害去處本路兵力單少素不練習西路尚有洞丁刀弩手可用至如東路槍杖手名籍雖存其實農夫豈可出戰除已逐急發兵控守關扼然賀州勢在上流南入連英東下封康不數日便至番禺今來封連探報事愈危急

准樞密院劄子差高舉一頭項兵應援二廣並未見入界
除已統率人兵旦夕就道至封康以來防遏外乞撥高舉
人兵星夜前來應援庶幾保全二廣又據廣南東路轉運
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分作三頭項透
入賀州富川縣侵犯賀州殺人放火刼虜人民賊勢浩瀚
乞催發高舉人馬兼程前來會合捉殺免致奔衝又據
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
馬四月初三日乘脚船過水東入賀州放火燒本州敵樓

戰棚及居民屋宇等賀州知州及本州官盡出州城下水前去乞速差兵前來救援又擄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六日申據廣州懐集縣申四月初一日曹成賊馬侵犯縣界令佐等將帶弓級保甲鎗手等前去迎敵賊衆浩瀚勢力不加遂致潰散其賊兵直衝突占據本縣廣州事勢危急乞摧發高舉人兵疾速前來應援者右臣所擄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遹轉運判官章傑公文探報曹成賊馬次第備録在前契勘臣昨准尚書省劄

子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於韓世忠下撥髙皋一項

兵馬八千餘人聽臣節制續准指揮改差任仕安將帶

所部軍馬隨逐前去之任其任仕安下人兵元管二千

八百餘人又為福建路安撫司陳乞統領官陳照馬準

下一千五百餘人存留福建其餘止有一千三百餘人

委是單少臣以見具奏辭免恩命未敢申陳今來蒙恩

差入内内侍省西頭供奏官於盖前來降賜敦遣就

道臣仰廹天威巳祗受告命擇日開司朝夕啟行今據

廣東路官司申報曹成賊馬已破賀州占據懷集縣係
廣州屬縣事勢委是危急帥臣林遹稱親自率兵前去
封康州防托切慮未足倚仗其廣州繁富號為東南都
會雖有可守城池若帥臣已去誰與固守實為可慮臣
方受命之初道里遼遠又所得任仕安兵纔千餘人難
以分撥應援雖已遵依近降指揮許依江東路安撫大
使畫一差兵二萬人旋行踏逐方據奏請聽候指揮無
由目下便得齊集深慮應援有失機會曹成賊馬為二

廣之患滋大萬一廣州或致失守自餘州郡多無城池皆須望風奔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輒有愚慮仰凟天聽臣竊見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韓世忠行軍整肅忠勇有謀曹成據賊十餘萬衆除老弱脅從婦女外能戰兵尚三萬餘人使其餘將士當之未必能有濟欲制此賊或招或捕非世忠不可今世忠統兵已到虔吉鎮衣間深恐拘礙路分止在荊湖不敢前去廣南則曹成為二廣之患其勢未艾伏望聖慈矜憐廣南兩路生

靈之衆在今日為朝廷腹心之地不可不早加料理特降睿旨令世忠不拘路分量帶人馬照應荆湖外盡將所部取便道前去應援廣東措置曹成一則軍馬已集可以目前使喚二則道里已近可以指期而至臣愚竊謂朝廷今日應援廣東之策無以加此又廣東素號瘠薄應副大軍錢糧必致闕乏世忠既行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將剗刷到錢糧可以通融應副此又軍期所須之大者如合聖意乞作朝廷措置用金字牌入遞付世

忠施行臣已具奏遵禀聖旨許依江東安撫大使畫一指揮踏逐人兵如蒙朝廷應副亦乞用金字牌降下勑劉㢡幾早得齊集可以與世忠聲援相接二廣早見平定

小貼子

契勘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與荆湖廣南宣撫司兩司不相節制如蒙聖慈從臣所請令韓世忠前去廣東招捕曹成乞降指揮令與臣關報事宜同共措置

廢幾不相違戾有所協濟仰副委任之意伏候勅旨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奏繳到岳飛狀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月二十二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到袁州吏切勘量賊勢如賊兵衆且於袁州駐劄候宣撫司人馬到同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州無致稍失機會

却致賊兵破壞二廣飛一行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往承准郴衡州桂陽監等處關報及飛亦差人體探得曹成已發人馬取三月十九日起發往泉永州侵犯廣西界分幷前軍人馬往賀州路前去其曹成中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見不住放人四向虜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便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公牒奉聖旨指揮緣一行官兵已過袁州地里稍遠兼續於四月初三日准荆湖東路提刑司關

報探得曹成賊馬已起離道州前去廣西飛除已差人
體探仔細外今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已來駐泊如曹
成不赴行在及未入廣西飛便行措置進兵掩殺若曹
成已入廣界不審今飛一行軍馬如何施行已具錄奏
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飛以憑遵依施行
右勘會近據岳飛申到前項事理勘會曹成一行雖有
五萬餘衆其少壯之人止僅二三萬四月二十六日已
奉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委是不肯赴行在已

侵入廣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廣無致稍失事機破壞廣南州縣仍令廣南東西路帥臣依已降指揮起發巡路洞丁刀弩手將兵土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前來界首與岳飛會合併力夾擊并劄與孟庾韓世忠及臣措置施行者

右臣近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遹轉運判官章傑申探報曹成賊民已破賀州侵犯廣州界分占據懷集縣廣

州事勢危急乞發兵應援臣已具奏聞竊見韓世忠治軍嚴整忠勇有謀少見其比乞令不拘路分統率大兵前去廣東應援措置招捕曹成免致廣南兩路破壞州縣外今准樞密院劄子備奉前項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已侵入廣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廣劄付孟庾韓世忠及臣疾速措置臣已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及劄下岳飛恭依聖旨指揮施行訖契勘曹成一

項賊馬最為桀黠外假聽從招納之名內有包藏窺覦之意占據道州半年有餘侵犯二廣其衆號稱十萬除老弱脅從婦女之外可戰之兵猶有三萬餘人旣為大兵所逼遂有乘虛深入二廣之計廣西猶有洞丁刀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東兵力實為單弱難以支梧深慮州縣望風奔潰為害不細今雖已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率兵數不多錢糧闕乏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前去措置

應援及將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劄刷到諸路錢糧通融應副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兼契勘曹成本係荊湖盜賊只緣大兵所逼遂犯廣南若拘以路分謂目今作過不係荊湖地分即是以鄰國為壑恐非朝廷銷弭內患之意臣今欲乞自朝廷降指揮令世忠相度如大兵目今已在湖南及筠袁間即由全永入廣西路自桂府順流以趨廣州如大兵目今在虔吉間即由南安南雄英韶路順流以趨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今岳飛統率

軍馬由道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副畫一內所踏
逐兵勾抽齊集亦可以由虔吉英韶前去封康循惠間
隨宜措置禦賊奔迸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須見了
當却由便路趨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難平定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小貼子

臣契勘廣南西路五十餘州舊號荒遠在今日實為要
地今曹成侵犯若不早加措置招捕了當竊恐兩路

州縣為賊殘破卒難經理無兩路皆有猺人溪洞乘勢必須作過廣西與交阯相鄰亦恐有所窺伺道里去朝廷最遠將來兵力難及朝廷不可不深留意於此伏乞聖察

梁谿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六十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勲

梁谿集卷六十七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二十九

賀天申節表 功德疏附

乞以江西錢糧應副荆湖贍軍奏狀

乞降旨林遹刷下錢米存留本路支用奏狀

乞差内侍一員承受發來文字奏狀

將帶軍馬之任奏狀

再乞差使臣齎旗牓招撫曹成及諭招捕盜賊

奏狀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

狀

乞撥顏孝恭軍馬付本司使喚奏狀

乞差撥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賀天申節表 功德疏付

臣某言伏遇天申節者帝出乎震與物為春天作之君

惟民其乂適屆誕彌之月咸傾善禱之心矧蒙睿主之知嘗叨近輔仰祝聖人之壽敢後華封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昭受維新之命圖回復古之功以堯舜之用心法禹光而建業照臨四海載當震育之辰壽考萬年永篤家邦之慶而臣誤蒙中詔往守南藩莫陪鴛鷺以稱觴徒效葵藿之傾日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星虹流渚式昭誕聖之期鸑鷟鳴岐允協興王之運四海磐華封之祝一人膺景命之祥必藉勝因仰資睿筭皇帝陛下伏願後天難老長居霞囊之功與物為春永寶好生之德復文武之境土享堯舜之歷年萬壽無疆四方來賀

乞以江西錢糧應副荆湖贍軍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於潭州置司竊原朝廷令臣宣撫四路之意蓋緣荆湖南北

兩路累年為盜賊蹂踐州縣殘破錢穀闕絕欲令將廣
南東西兩路財賦經理荆湖使之養兵賑民葺理州縣
早得就緒規畧甚遠今則不然荆湖盜賊如曹成一項
十數萬人既壞荆湖諸州又侵廣南界分破擾連賀侵
逼廣州其勢未艾非得大兵會合未易招捉盤廣南兩
路財賦應副支遣尚恐闕乏豈復有餘可助他路是今
日逐路事勢與朝廷前日措置經理之意全然不同臣
已具奏聞乞以江西錢米應副荆湖伏望聖慈特降睿

旨檢會臣前奏特賜指揮施行

乞降旨林遹劄下錢米存留本路支用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劄子為張忠彥兵二千餘人見在英韶州駐劄錢糧闕乏應副不行乞行措置劄送臣本司措置施行除已依稟措置外契勘廣東雖號薄瘠財用不足然張忠彥兵纔二千餘人豈有遂至應辦不行之理將來大兵前去招捕曹成何以應副支遣訪聞廣東路安撫使林遹被受

指揮總領諸司錢物應副買斗糴米之類將諸州錢物
盡行剗刷拘占遂致贍給軍民錢穀不足今來曹成賊馬
侵犯廣東勢須用兵討捕若非通融移挪諸州錢米應
副支遣必致闕乏有誤國事伏乞朝廷勘會如林遹委
曾得前項指揮即乞特降睿旨令未得施行已樁管錢
米等並未得起發且存留本路應副大兵支用候將來
盜賊平定財用有餘别行相度措置庶幾不致闕誤
乞差内使一員承受發來文字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見起發前去之任竊緣荆湖廣南見今軍興招捕盜賊朝廷劄降指揮與本司奏請文字皆係軍期急速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去行在道里最遠雖入急遞例多稽遲實封奏狀赴都進奏院通進司投進經隔官司伺候時刻亦有留滯竊慮申奏事宜等待報應坐費時月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申奏如係事干軍期急速聽徑赴內侍省投進差入内内侍省一員專一承受所有朝

廷劄降聖旨指揮並用金字牌入急脚遞不得入鋪呈夜傳送前來庶幾報應疾速不致誤事

將帶軍馬之任奏狀

准紹興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某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仍於本州置司不候受告般家接入前去之任逐路兵馬並聽節制仍具已起發及到界首文狀申尚書省臣恭依前項聖旨指揮已具奏聞擇定五月

初六日起發今來已於五月初六日申時起離福州將帶統制官任仕安軍馬由南劒州邵武軍迤邐前去之任外須至奏聞者

再乞差使臣齎旗牓招撫曹成及論招捕盜賊奏狀

據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林遹申契勘曹成人馬昨占據湖南東州後來移軍往廣西賀州駐劄日近常遣游騎散行劫掠廣西數郡及迤邐侵入本路封連州界兩

路居民並各逃散耕種失業今來適除已恭依聖旨指揮一面躬親統率將士等起發前去緣本路將兵不滿千人近蒙朝廷令宣撫司分撥髙舉兵馬應援累遣催促至今未見到來其曹成賊馬動是萬衆竊慮支梧不前蹂踐州縣卒未休息為本路生靈之患近承廣西經畧許中牒據曹成狀供申吳宣撫已被受朝廷詔旨令赴行在乞行發遣後來宣撫司已出給發遣曹成前去行在一宗文字付曹成於三月二十日起發到寧遠縣

因知道州向子忞將近降捕促賞格大書揭牓路旁致曹成復回賀州為無糧食不免散行抄掠近聞曹成軍中頗有自新之意適除已遞急具狀奏聞乞速降指揮差官由廣東路前來招撫曹成一軍除放散擄掠外所有堪用之人選擇少壯亦得添助朝廷勾管使用不惟保護兩路財賦全活數州百姓而戢兵安民為利實大申本司乞速賜差官前來招撫以紓兩路之急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來荆湖羣盜惟曹成人數最多曹成侵逼嶺外唯廣州事體甚重故今日招捕盜賊後先緩急之序臣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為急曹成十萬之衆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今據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林遹前項申述已侵入本路封連州界若使行進兵掩擊賊必聞風奔衝南向不唯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路州縣必皆受害臣以謂經營曹成軍馬先須招撫為策之善緣招安巨寇必得重兵先張形勢示

以國威使之畏伏若止欲懷以姑息之恩賊衆必不肯
投戈解甲分散徒黨如此是目前名為招安必貽後日
之大患臣請以近事驗之昨趙延壽未到德安府願從
陳規與撫諭官馮輴招安旣近州城覘知德安兵數不
多遂乘規出城餞輴輒謀驅擄規僅以身免官吏多為
延壽所得延壽自繁昌歷建康湖杭千有餘里必要赴
呂頥浩軍前招安劉光世韓世忠等招之皆不聽命假
道嚴州不敢入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確矣及至祈門

浮梁見种師古等兵衆不多遂劫盟以執師古直犯饒
州賴閻臯力戰方退復領餘黨猖狂於宣歙之間久之
方定以此可見盜賊狼子野心叛服無常要當壓以重
兵始免反復臣蒙恩命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
州見今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頭項軍馬計一千三百餘
人雖已具奏遵依近降聖旨指揮許依吕頤浩昨任江
東安撫大使畫一踏逐軍馬至今未奉回降指揮其元
降聖旨許就用吳敏措置下兵糧體問除廣西見在兵

將外亦別無措置下軍馬道路寫遠見今阻隔卒難辦集
竊恐遷延日月賊勢益張而臣誤蒙委寄之重深慮事
失機會若一處帥府失守益難料理乞降睿旨從臣所
乞踏逐軍馬外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
喚臣又嘗奏論韓世忠忠勇有謀治軍嚴肅可以倚仗
今若委世忠進發廣東以援廣州使臣同共措置招撫
則曹成之衆可以放散老弱揀擇强壯充兵分隸軍中
指日可定緣世忠係宣撫福建江西荊湖路非得朝廷

指揮恐不敢出本路界以援二廣不惟二廣州縣未甚殘破速當保全而荆湖劇賊皆視曹成以為叛服若招撫曹成已定全得二廣則荆湖兩路盜賊或招或捕皆易為力顧曹成桀黠擁衆數萬非世忠全軍聲勢之壯未易使之聽從臣前所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為急者此也臣前已遣人齎金字牌黃旗黄牓前去荆湖委岳飛差人入曹成軍中招諭計程不久當到又慮道路或有阻塞今據林遹前項申述臣已遞急再遣人齎

金字牌黄旗黄牓由廣東路前去招撫曹成伏望聖慈詳酌前後奏請早降睿旨施行臣見起發建昌軍等處聽候指揮

小貼子

契勘荆湖州縣殘破畧遍二廣帥府各係全盛處若蒙朝廷許令韓世忠前去救援即乞降指揮指定從虔韶州路赴廣州屯泊免致賊馬奔衝保全廣州即廣東州郡皆恃以安伏望睿慈詳酌早降指揮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狀

准樞密院閏四月二十六日劄子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申契勘曹成占據湖湘之久已奉聖旨發赴行在近因岳飛倚本司大軍之勢提兵壓境遂致疑貳遠令羣黨南去今収李回書報已犯連州億度其計決竄二廣且軍興已來郡邑多經殘破二廣幸無兵火深慮民物將被其害伏望聖慈速賜睿旨措置施行勘會宣撫司大兵未到湖南之時曹成已是不伏招安不

肯前來赴行在侵犯二廣勢已猖獗遂降指揮令岳飛
統率諸頭項人馬前去掩擊又據探報曹成賊馬已占
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續降指揮令岳飛依已降
指揮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務要早得殄滅不致
侵擾州縣其合用錢糧委逐路漕臣多方那融協力應
副仍劄與宣撫司去訖今來宣撫司人馬約程已到湖
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宣撫司勘量賊勢如岳
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勦

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某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洞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劄送臣依已降指揮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定廣東州縣臣已遵依相度奏聞未奉回降指揮間據廣東經略安撫使林遹申曹成侵犯賀州及懷集縣已具陳述措置曹成招捕利害聞奏外今准前項指揮臣已

恭依聖訓起發前去廣東州軍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
馬止有任仕安一項計一千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
結成隊伍不滿千人雖依朝廷近降畫一指揮踏逐人
兵並未蒙差到亦無近上可使將官委是兵力單弱使
喚不行其曹成賊馬萬數浩瀚設若不就招撫為岳飛
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洞丁土兵弓弩手等可以
防遏廣東將兵孱弱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無城壁可
守非得重兵豈能控遏賊鋒保護兩路況臣誤蒙聖恩

宣撫荆湖廣南委寄之重深慮無以遠將明命宣暢國威使巨冦望風震服萬一與賊相遇勢當掩擊亦須軍馬俵布得著方免踈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況臣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嘗備位宰相特蒙棄瑕錄用使之撫定一方今日職事動繫國體與戰將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不同科其所乞之兵未敢全望依朝廷近降畫一指揮滿二萬人數時下且得萬餘

人分為五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庶幾亦可

指授將佐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仰寬陛下南

顧之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將帶前去竊

恐虛受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降睿旨檢會臣依近降

畫一累奏踏逐將兵早賜指揮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

齊兵將付臣使喚臣見逓還前去聽候回降指揮

小貼子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内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湖

宣撫司斟酌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差兵合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措可捍禦賊馬保全廣東乞降睿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庶幾藉其兵力諸事易為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請乞用金字牌降下施行

乞撥顏孝恭軍馬付本司使喚奏狀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許用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畫一指揮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臣本司已具奏踏逐辛

企宗閻臯等軍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近聞辛企宗閻臯
等軍馬皆已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抽撥分隷諸
將無可指準其餘所乞朱師閔郝晸李山等兵人數不
多亦未蒙差到今准樞密院劄子緣曹成侵犯封連等
州閏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臣徑自廣東前去保護
本路緣臣所帶任仕安軍馬止一千餘人兵力單弱事
勢急迫别無可以踏逐竊見新除湖北路安撫使劉洪
道見將帶崔邦弼顏孝恭兩項軍馬在建昌軍駐泊以

鄂州糧食闕乏未曾之任乞降指揮就近撥顏孝恭一項軍馬付臣使喚却就江西別撥將兵與劉洪道庶幾臣可以即行勾喚早得齊集發付廣東兼湖北路軍馬自合聽臣節制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乞差撥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樞密院五月二日劄子節文廣西路經略使司申節次據統制官楊友等申探報曹成賊馬約十萬餘衆起離道州攻破道州逼近昭州界分本司

除見整擬人馬極力捍禦况曹成數衆賊馬嘯聚日久
勢力兇盛本路人馬素來單弱委實不敵難以支梧已
累申牒宣撫使李某廣東路安撫使岳飛去外伏望朝
廷體念二廣生靈之衆速賜指揮催督諸頭項人馬無
程前來與本路兵將併力會合早獲撲滅免致賊徒殘
破以南州縣除已具奏聞外候指揮小貼子稱照會曹
成作過累年既就招安旋復變叛者前後凡七八次昨
自攸縣驅擄帥臣向子諲占據道州挾使移文稱奉帥

司指揮移軍就糧及自牒廣東州郡餙説移軍因依詐出文牓焚戢侵陵其實㨗源剔數無有遺類備錄名赴行在詔書申三路宣撫吳觀文而修立寨栅濬治壕塹為邊延之計今賀州稍有常平米斛賊既得食姑且偷生既變之後或傳又有奏陳必肆詭説萬一朝廷愛惜生靈許以自新非有重兵彈壓驅逐必亦未肯解散伏望特降指揮催督諸處大兵速至會合若果就招安即令解甲分散黨類不然則痛行掩殺期於凈盡庶幾究

徒知有畏憚勘會已累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前去廣南併力追襲其合用錢糧委逐路漕臣多方那融應副閏四月二十四日又奉聖旨令宣撫司勘量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勦除净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某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洞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令劄送荊湖廣南路宣撫使李觀文依已降指揮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

路仍具已起發去處日時申樞密院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副孟庾韓世忠統率大軍自温州起發迤邐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今來新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路分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某將帶任仕安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縣前去之任臣竊詳是時曹

戍占據湖南道州未曾侵犯廣東界分朝廷之意止是
欲臣與孟庾取道相避事體不至相妨近來累承樞密
院劄子備奉聖旨以曹成賊馬侵犯二廣攻破賀州逼
近封連等州令臣疾速前去廣東保護本路是今日發
遣臣取道廣東之意與近降指揮全然不同所將帶軍
馬亦須量度事勢添差應副竊緣曹成賊馬據湖南二
廣諸處申報皆稱有十萬餘人朝廷近降指揮亦言能
戰之兵約及三萬人以三萬必死之冦而使臣以元降

指揮將帶任仕安下千餘人兵往遏其鋒保護廣南兩路事豈能濟除已具奏依朝廷降到許依吕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踏逐兵二萬人旋行踏逐辛企宗閻皋朱師閔郝晸李山等軍馬約八九千人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不見得朝廷差撥應副數目竊慮別有拘礙占留不足元踏逐之數今來廣東事勢危急臣被奉聖旨指揮前去難以等侍別行踏逐欲乞朝廷勘會應副不足之數速降指揮就江西安撫大使下逐急摘那

數頭項得力兵馬湊足元數聽臣總領前去廣東措置

曹成使喚免致往回待報坐失機會其上件辛企宗閻

皋等軍馬已係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抽摘分撥前去

如已蒙朝廷差撥應副亦乞明降指揮依舊盡數撥還

庶幾不誤指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小貼子

契勘辛企宗下軍馬類皆精鋭但企宗怯懦不能駕

御用之士卒以抑而不用之故多懷怨憤如蒙朝廷

撥付臣使喚即乞別擇近上統制官將領伏望聖察

梁谿集卷六十七

梁谿集卷六十八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三十

乞令韓世忠統率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經過邵武軍乞住祖塋展省奏狀

乞差辛企宗軍馬奏狀

乞令韓世宗摘那軍馬量帶輕齎前去招捕曹

成奏狀

再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乞令岳飛且在潭州駐劄仍乞撥還韓京等軍

馬奏狀

乞令韓世忠統率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准樞密院五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據探報曹成賊馬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已降指揮令岳飛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近約程宣撫司人馬已到

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又降指揮令宣撫司斟量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某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續據宣撫司申明廣南東西係李某路分未委合與不合措置已劄下本司自合不拘路分依已降指揮節制諸軍量度賊勢遣發軍馬竭力措置外三省樞密院同奉聖㫖曹成係在湖南作過

走透入廣東西路其本路宣撫司自合襲逐討殺與李某協力同共措置劄與李某孟庾韓世忠照會令劄送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觀文照會仍依已降指揮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仍具已起發日時申樞密院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見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軍馬前去之任取道廣東撫定州縣已於五月六日起離福州經過南劒州見今已入卲武軍界近據廣東經略安撫使林

適申曹成攻破賀州侵犯廣東州縣有願就招撫之意
臣本司已差官齎朝廷降到勑榜黄旗金字牌等前去
委自帥漕兩司相度事勢施行緣賊情狡獪屢服屢叛
不可信仗非得重兵臨之決難制御已累具奏聞乞降
指揮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分撥兵將不拘路分
前去招捕又累論奏乞令韓世忠親統大兵自南雄英
韶前去廣州以來與臣同共措置庶幾可以保全兩路
未奉回降指揮今准樞密院劄子備遞到前項聖旨指

揮與臣奏請之意事體相合仰見睿明照燭萬里之外
神心經畫動合機會天下不勝幸甚除已備錄闕送福
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差撥兵將同共措置施行外勘會
曹成賊馬萬數浩瀚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人係是朝廷
劄到之數見今惟有岳飛一項軍馬約一萬餘人前去
襲逐約度已到近地令來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所差
兵將須得一二萬人更會合許中諸頭項軍馬方能與
之力敵又須得韓世忠親自統率前去乃有決勝之理

竊慮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差撥兵將不多及韓世忠非奉聖旨指揮不敢躬親前去二廣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更賜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小貼子

契勘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發兵應援廣東如係韓世忠親行合與臣同共措置外如只差撥兵將自合隨逐前去聽臣節制庶幾號令歸一不致誤事伏望聖慈特降處分施行

經過卲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右臣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人馬前去廣東撫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已入卲武軍界緣臣昨起離撫州日將一行軍兵輜重器甲盡用溪船裝載往卲武軍以免山路崎嶇般挈之勞今到卲武軍却合差撥人夫措置出陸又有本軍老小約計二千餘人欲自卲武軍分撥由汀州路往潮州安泊亦合擘劃差官部轄前去須留三五日方得辦集契勘卲武軍係臣鄉里有祖塋去

城七里久不展省臣已一面措置輜重器甲為陸行計分撥老小往潮州外量帶人從前去祖瑩展省並不相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緣臣見統軍馬合具奏知

小貼子

臣契勘自邵武軍由江西路與孟庾韓世忠商議同共措置及一就將帶分撥人兵前去廣東更無留滯去處惟是去行在益遠日望朝廷回降指揮深慮傳遞及專差人道路稽遲所有乞用金字牌降下事件

伏望聖慈照察特降指揮

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今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侵犯廣南作過其廣西見有許中躬親提兵在本路界首把截湖南孟庾韓世忠岳飛大兵襲逐追捕惟廣南軍馬單弱竊慮逼逐侵擾事不可緩五月十八日奉聖旨令李某依已降指揮疾速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羣盜訖前去潭州之任臣已依禀聖旨指揮前去廣東

措置保護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李某前任寧臣已降

指揮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其合申請畫一

事件若候條具到來竊慮道路遼遠却致後時四月七

日三省同奉聖旨應干合行事件並依呂頤浩昨任江

東安撫大使日所得畫一指揮施行内一項許踏逐差

兵二萬人臣已遵依聖旨指揮施行踏逐辛企宗閻臯

朱師閔郝晸李山等逐頭項人兵約計八千餘人已具

奏聞外近又具奏乞抽差劉洪道下顏孝恭一項人兵
及乞逐急於江西安撫大使下摘那數項軍馬應副隨
逐臣前去廣東措置招捕曹成賊馬保全三廣並未奉
回降指揮今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許撥還
統領官馬準下兵七百餘人外其餘所乞軍馬並未蒙
差撥竊慮朝廷係與畫一事件一道即同降下入尋常
急遞是致未曾被受今得旨催促前去廣東捍禦曹成
只據目下所有人兵共計二千七百餘人委是兵力單

弱何以挫遏十餘萬衆賊馬之鋒非得所乞軍馬齊集
實難虛受重責契勘臣所乞兵馬除朱師閔已回行在
外其餘辛企宗閻臯李山郝晸顏孝恭等兵皆在江西
建昌軍虔吉州如蒙朝廷應副用金字牌降下指揮使
臣得以因行勾抽將帶前去廣東使與勒成部伍軍容
稍整庶幾遠方知朝廷所以遣臣之意曹成或可望風
招納事繫國體非臣敢私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撿會臣
累奏踏逐乞兵因依特賜矜允施行臣見自邵武軍起

發建昌軍撫州以來聽候指揮

小貼子

契勘臣畫一內元乞辛企宗下兵計四千人近聞在路逃散所存不多緣企宗怯懦不能用衆致其下人兵多懷憤怨閻皋下兵元約一千五百餘人閻皋得罪已為宣撫司分撥李山下兵元約一千人今聞只有六七百人見在虔州其李山係委棄邵武軍擅走出江西界之人上項三項軍馬如蒙朝廷撥付臣使

喚並合別擇統制官將領前去所有郝晸顏孝恭等兵皆祗及五六百人聞亦見為宣撫司勾在吉州緣逐項兵本非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元將帶之數所以臣敢踏逐奏乞差撥如蒙朝廷盡行應副亦不過得三五千人乞依前奏於江西安撫大使下摘那湊足數庶幾可濟目前之急合具奏知

臣契勘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與臣本司名號既同責任亦等而兵力事體夐然遼絕臣目今所得兵曾

不及其一統制官之數今來措置廣東賊馬雖蒙已
降指揮令分撥兵將前去緣非臣所部終是難以使
喚遠方州縣見兩司事體不一動有觀望亦難號令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踏逐元數特行應副使
事有可為之理臣敢不竭盡死節以圖報稱伏乞聖
察
乞令韓世忠摘那軍馬量帶輕齎前去招捕曹成
奏狀

今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劄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奏契勘曹成一項賊馬侵犯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刀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東兵力實為單弱難於支梧今雖已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率兵數不多錢糧闕之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前去措置應援及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劄刷到諸路錢糧通融應副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今欲乞自朝廷降指揮令韓世忠相度如大兵目

今已在湖南及篘袁間即由南安南雄英韶等順流以趨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統率軍馬由道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副畫一內所踏逐兵勾抽齊集亦可以由虔吉英韶前去封康循惠間隨宜措置禦賊奔迸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須見了當却由便路趨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難平定候勅旨今檢會樞密院奏勘會據探報曹成賊馬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已降指揮令岳飛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近約程

宣撫司人馬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又降指揮令宣撫司斟酌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勦除凈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某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洞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續據宣撫司申明廣南東西係李某路分未委合與不合措置已劄下本司自合不拘路分依已降指揮節制諸軍量度賊勢遣發軍馬竭力措置外五月二日三省樞密院

同奉聖旨曹成係在湖南作過走透入廣東西路其本
路宣撫司自合襲逐討殺與李某協力同共措置劄與
李某孟庾韓世忠照會又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依已
降指揮火急追襲討殺救護二廣無令侵壞州縣如遣
發軍馬不能尅日殄滅大寇即本司自合躬親前去務
要日近平定旋逐具追殺次第聞奏仍劄催李某依累
降處分疾速往廣東置司捍寇其兩司措置事宜並須
互相關報無致牴牾臣已遵稟聖旨指揮及關送孟庾

韓世忠照會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近累具奏以曹成侵犯二廣賊衆浩瀚事勢危急乞自朝廷降指揮令韓世忠統率精鋭軍馬一二萬人不拘路分前去措置追捕及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將劄刷到逐路財用照對分撥往二廣人兵椿辦一兩月錢糧隨軍前去支遣今准前項聖㫖指揮仰見睿慈以二廣事宜留神經畫如此然臣竊謂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移司往廣東不若上令世忠總兵前去

之為得策移司則一行軍兵官吏輜重之屬皆須隨行
遷徙既難費用不貲深慮二廣偏重倉卒應副難以責
辦或致闕乏若止令世忠摘那精鋭人馬量帶輕齎前
去可以乘機破賊事畢即還本司不致勞費實為利便
伏望更賜詳酌指揮施行臣嘗備位近司仰荷知遇委
任之重茍有所見不敢不竭盡區區之愚至於取舍則
合取自聖裁冒瀆天聰無任戰越之至
再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准樞密院六月九日劄子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
奏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
招撫其荆湖廣南宣撫使李某依元降指揮使可徑赴
潭州新任奉聖旨令李某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
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某
訖發來赴行在其韓世忠軍馬令於建康府駐劄仰世
忠量帶親兵前來奏事劄送臣疾速施行具知稟申樞密
院臣已遵依聖旨指揮自建昌軍南豐縣取徑路由虔

州前去潭州之任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候孟庾韓世宗措置荆湖南北路盜賊了日前去之任今來兩路盜賊除曹成一項賊馬為岳飛殺敗並殘黨乞就宣撫司招安外其餘盜賊劉忠李宏楊華楊么郎雷進及鍾相殘黨等萬數浩瀚尚未曾措置討捕聞欲秋涼方行進兵及馬友下人兵見在潭州亦未曾措置差撥放散今准前項聖旨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交割與臣發赴行在竊慮遂

項盜賊非日下措置可了孟庾韓世忠得赴行在指揮
逐急便行交割將帶重兵起離前去臣所得兵止是任
仕安一項軍馬二千七百餘人近雖撥到辛企宗閻皋
下兵緣逐軍已為孟庾韓世宗分撥及時暫抽差前去
見存數目不多其近撥到韓京吳錫吳全等兵今來又
准樞密院劄子撥隨岳飛往江州屯駐委是勢力單弱
難以措置彈壓竊慮盜賊窺覦無所忌憚依前猖獗為
兩路之患虛負罪責臨時難以申陳伏望聖慈特降睿

旨更賜詳酌指揮施行

乞令岳飛且在潭州駐劄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

奏狀

准樞密院六月九日劄子准御前降下金字牌樞密院

奏勘會已降指揮令岳飛候平定曹成日將帶本部軍

馬前來行在及韓京吳錫吳全軍馬令岳飛交割與李

某使喚今來已破曹成及已降指揮令李某取徑路往

潭州之任緣江州係緊切控扼合屯重兵去處奉聖旨

令岳飛將帶本部並韓京吳錫吳全軍馬前來江州駐劄仍疾速開具掩殺曹成賊馬有功官兵保明開奏當議推恩及令李某勾抽程昌禹下杜湛所統八千餘人使喚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已恭依聖旨指揮施行外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荆湖兩路係東南上流之地累年為盜賊侵擾往往占據州縣不復知有朝廷如馬友見在潭州雖號稍知逆順之勢不敢猖獗然亦擅置官吏分兵近郡

肆意誅求民不聊生蓋緣本路久闕帥臣前後差除多不到任全無重兵彈壓故敢如此近蒙朝廷差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岳飛權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將帶一行軍兵前來湖南又緣追捕曹成未曾到任今來岳飛討殺曹成將欲了當又領前項聖旨指揮令往江州駐劄竊緣本路盜賊頭項衆多如劉忠李宏楊華楊么郎雷進及鍾相殘黨等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馬友見在長沙兵數號稱十萬其實亦須五七

萬人非得素有名望威畧顯著近上武臣統率重兵不能討捕彈壓放散今來韓世忠兵既有聖旨指揮前去建康府駐劄其岳飛又令將軍馬往江州屯駐即是本路名將重兵頻去無有留者竊慮盜賊窺見朝廷事勢無所畏憚依前放肆為患不細臣雖係前宰相誤蒙恩除四路宣撫使兼本路安撫使緣所得兵數不多無近上武臣為之副貳難以彈壓安知馬友不忌臣之來如唐藩鎮往往不納帥臣或致戕害者多矣况劉忠李宏

楊華雷進之徒皆係劇賊孟庾韓世忠將帶重兵自到
荆湖未曾措置今來遽將職事交割與臣何以善後近
奉樞密院劄子差到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文字到
司纔兩日間又准今來指揮令隨逐岳飛前去雖蒙撥
到程昌禹下杜湛所統八千餘人其人係隨逐昌禹自
蔡州前來鼎州亦係要害之地見有盜賊不可闕兵亦
難全行勾抽其杜湛彭筠本係荆湖北路軍馬合聽臣
節制指擬防秋之數若差那去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却

分撥得杜湛彭筠軍馬於臣本路全無增益有失措準伏望聖慈體念荆湖重地目今盜賊除曹成一項將欲了當外其餘全未平定須得近上武臣措置招捕及將來防秋不可闕兵特降睿旨令岳飛依元降指揮依舊權知潭州兼權本路安撫使候臣到任交割職事令岳飛且於潭州駐劄聽臣節制一面措置分散馬友軍馬及討捕劉忠楊華李宏楊么郎雷進及鍾相殘黨等庶幾韓世忠去後收拾後段不致闕人及將韓京吳錫吳

全等兵依前降指揮撥付臣使喚庶幾將來防秋不致
闕事臣仰荷聖恩起於罪廢之餘付以四路重寄夙夜
震悚惟恐不能稱副之意茍有愚見不敢不盡陳述干
冒天聰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劄子

臣省詳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勾抽韓世忠兵
前去建康府駐劄及令岳飛將帶軍馬屯駐江州與
前後所降指揮頓然不同竊慮係是江北或有傳報

之警欲為防遏之計臣竊謂建康府路已有都督呂頤浩一行軍馬今來韓世忠又帶重兵前去勢似偏重岳飛前去江州又復端閒虚廢日月臣愚欲乞令韓世忠分撥近上統制官將兵萬人駐劄江州廣張聲勢以代岳飛權留岳飛駐劄潭州經畫兩路盜賊不數月間决可平定萬一松江或有警急臣預行排辦舟船自潭州至江州順流不過數日可到臣當躬率本司軍馬與岳飛水陸並進以為應援兩不相妨

而於荆湖兩路為利甚大措置羣盜可以永絶後患

臣謂策無出於此者更望聖慈與二三大臣特賜詳

酌速降指揮施行

臣竊觀自昔討捕盜賊必得功績已著之人盜賊畏

威自然望風奔潰於討捕易為功力今來岳飛破曹

成十萬之衆羣盜皆已膽落若使稍留本路措畫招

捕功倍他日盜賊平定之後荆湖自此可以料理日

為防秋之計控扼上流實係國體如或失此機會羣

盜猖獗郡縣又復殘破將来實難支梧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施行臣契勘馬友近與劉忠戰為其所敗見今力敵収拾將士欲再舉兵必留岳飛本路駐劄使率馬友以討劉忠必能有功劉忠既破之後朝廷量加旌賞馬友别與一處差遣使離潭州即荆湖可無後患其餘羣盜亦可漸次招捕平定實為利便伏望

聖察

梁谿集卷六十八

梁谿集卷六十八